

文学经典·名师伴读

QUANYIBEN QUANYIBEN
全译本
文学经典·名师伴读

Gulliver's Travels

一个神奇的童话般的世界

一部描绘理想国的奇书

格列佛游记

[英] 斯威夫特◎著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格列佛游记

(下)

英 / 斯威夫特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格尼格是拉格奈格东南角上的一个海港。我们在离港不到一里格的地方抛锚，发出信号要求派一个引水员来。过了不到半个钟头两个引水员上了船，他们领着我们驶经许多浅滩、礁石，航程十分危险，终于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河湾。在这个河湾里，一支舰队可以在距离城墙不到一条锚索长的地方安全停泊。

我们船上有几位水手，不知是有意跟我作对还是一时不小心，对两位引水员说我是异乡人，并且是一位大旅行家。引水员又把这话转告了海关官员，因此我上岸后就受到了严格检查。这位官员用巴尔尼巴比语跟我说话，因为两地经常有商业往来，这个城市的人民，特别是水手和海关人员，大都懂得巴尔尼巴比语。我向他简单地报告了我的经历，尽量叙述得合情合理，前后一致，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隐瞒自己的国籍。我自称是荷兰人，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打算到日本去，而我知道欧洲人中只有荷兰人可以获准进入这个王国。我告诉海关官员，我们的船在巴尔尼巴比海岸附近触礁沉没，我被遗弃在一块礁石上。后来我被接到勒皮他飞岛（他也常常听见说有这么一座飞岛）上去。现在我打算到日本去，





也许在那儿可以找到一个回国机会。海关官员说，在未接到朝廷命令以前，他必须把我拘留起来。他马上就写信请求，希望两星期后能够得到指令。他们把我带到一所舒适的住所，门前有哨兵看守。但是我可以自由地在一个大花园里活动，受到了人道的待遇，拘留期间的费用全由国家负担。也有许多人来访问我，这主要是由于好奇，因为据传我是来自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他们从来也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国家。



我雇用了一位同船来的青年担任翻译。他是拉格奈格人，在马尔当纳达住过几年，所以精通两国语言。依靠他的帮助，我就能跟来拜访我的人谈话，但是谈话的内容只包括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朝廷命令在我们预期的时候送到了。原来是一张传票，命令十名骑兵把我和我的随从押解到特拉德拉格杜布（又叫特瑞德洛格锥布，就我记忆所及，这地名有两种读法）。我的随从就只有那个充当翻译的可怜孩子，我费了不少唇舌他才答应服侍我。在我的请求下，我们俩每人都弄到了一头骡子骑。一位使者比我们早走半天，去报告国王我就要到了，并且请求国王开恩规定一个日子和时辰，让我可以



有机会“舔御前脚凳子下面的尘土”。这是朝廷礼仪，但我却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因为我到达以后两天被引见的时候，我奉命在地上匍匐前进，一面爬一面舔地板，但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事先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所以尘土的味道还不怎么讨厌。不过这是特殊恩典，只有最高级官员在被召见时才能得到的。不但如此，如果被召见的人员不幸有几个有权有势的仇人在朝，有时地饭上还故意撒上尘土，我亲眼看到一位大臣满嘴尘土，等他爬到御座前规定地点的时候，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这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朝见的人在国王面前吐痰抹嘴唇都要被处死刑。这儿还有一种风俗，也是我不能完全赞同的，如果国王要用一种宽大的办法处死一位贵族，他就吩咐在地板上撒上一种褐色的有毒粉末，舔到嘴里，经过二十四小时一定会把罪犯毒死。但是平心而论，这位国王非常仁慈，对于臣子的性命是十分看重的（我很希望欧洲的君王能够效法他），我必须说明，每次行刑以后，他都严格地吩咐把地板上有毒粉的地方刷洗干净，如果侍从忽视了他的命令，就会有惹得国王生气的危险。我亲自听到他下命令，要把一个侍从打一顿鞭子，因为





有一次行刑之后，应该由他去吩咐刷洗地板，他却故意玩忽职守。由于他的失职，一位年轻有为的贵族竟在被引见时不幸中毒身亡，当时国王并没有打算杀害他，这位贤明的君王十分宽大，饶恕了这个可怜的侍从，免打他这一顿鞭子，只要他答应，没有特别的命令，下次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

闲话少说，我爬到离御座不到四码的地方，慢慢地挺起身来，跪在地上，磕了七个头，按照前一天晚上他们教我的话说：“Ickpling gloffthrobb squut-serumm blhiop mlashnalt zwintnodbalkuffh slhiophad gurdlubh asht.”这是一句颂词，根据当地的法律，所有朝见国王的人都要这样说。把它翻译成英语，意思就是“祝天皇陛下的寿命比太阳的还多十一个半月”。国王回答了几句，虽然我听不懂，也就照着别人事先告诉我的回答说：“Fluft drin yaierick dwuldom prastrad mirpush.”意思就是：“我的舌头在我的朋友的嘴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请求皇上准我把翻译叫进来。这样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位青年就被叫了进来。通过他从中传话我回答了国王在一个多小时中间提出的问题。我说巴尔尼巴比语，我的翻译就把我的话翻成拉格奈格语。





国王很喜欢跟我谈话，就下令吩咐他的 Bliff-marklub（意思就是侍从长）在宫中给我和翻译分配一所住处，每天给我们准备饮食，另外还给我们一大袋金子。

我遵从国王的旨意，在这个国家住了三个月。他非常高兴跟我谈话，并且要我就任高贵的官职，但是我却觉得还是和妻子家人在一起度过我的余年，那要来得妥当慎重一些。

思 考 题

- 1、“我”为什么被拘禁？
- 2、简要介绍皇宫里的仪式。





一位贵族向“我”提起“斯特鲁布鲁格”，从一些著名人士那里“我”对“斯特鲁布鲁格”有了详细的了解。

第十章



拉格奈格人民受到作者的称赞。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详细描写。作者和一些著名人士谈论这件事。

拉格奈格人是一个讲究礼貌、慷慨的民族。尽管他们跟所有东方国家的人民一样不免有几分骄傲，不过他们对于异乡人却非常客气，特别是受到朝廷重视的异乡人。我结识了许多位上流社会的人物，而翻译又随时在身边侍候，我们的谈话总算是很愉快的。

有一天，我跟许多朋友在一起，一位贵族问我是否见过他们的“斯特鲁布鲁格”，意思就是“长生



不老的人”。我说还没有，并且请他解释一下，一个凡人加上这样一个称呼到底有什么意思。他告诉我，有时候，尽管很罕见，一个人家生下了一个孩子，前额左眉上方有一个红色圆点，这个记号就表明这个孩子永远不死。他又说，这个圆点有一枚三便士的银币那么大，过些时候就会变大、变色，到十二岁时变成绿色，一直到二十五岁还是这样，以后就会变成深蓝色。四十五岁时圆点会变成煤黑色，有一枚一先令银币那么大，以后就不再变了。他说：这种孩子生得很少，他相信在全王国内，男女“斯特鲁布鲁格”不会超过一千一百人，估计住在京城里的大约有五十个，其中有一个女孩是三年以前生下来的。这一类的产儿并不是哪一家的特产，只不过是偶然凑巧罢了。就是“斯特鲁布鲁格”自己的孩子也跟别的人一样有生有死。

我率直地承认，听了 he 这一番话真是说不出地高兴。恰好跟我说话的那人懂得巴尔尼巴比语，而这种语言我也说得很好。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些未免有些过分的话。我像发了狂一样大叫起来：“幸福的民族啊，你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希望长生不老！幸福的人民啊，你们有许多古代道德的活的典范，





你们有许多能够把过去时代的智慧教导给你们的大师！但是最幸福的还要算那些杰出的‘斯特鲁布鲁格’。他们生下来就解除了全人类共有的灾难，因为他们永远不怕死亡，所以心情舒畅，一点也不会感到心情沉重、精神萎靡。”我表示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在朝廷里看到过这些杰出人物前额上有一颗黑痣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不至于轻易略过了吧。像国王这样贤明，怎么能不把这样贤明能干的枢密官罗致在身边呢？也许这些令人敬重的圣贤太严肃了，道德败坏的朝廷容不下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年轻人性情固执而轻浮，不肯接受老成持重的劝导。但是，既然国王准我和他接近，我决定以后一有机会就要通过翻译向他率直陈述我对于这件事的意见。不管国王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忠言，就一件事来说，我却下定了决心。既然国王一再要留我在他的国家里担任官职，我现在就感恩戴德，接受他的恩典，如果这些杰出的“斯特鲁布鲁格”肯让我接近他们，我就在这里住一辈子，整天和他们交谈。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跟他说话的那位先生懂巴尔尼巴比语。他一面微笑（听到别人说话幼稚可怜



才会有这样的微笑)，一面对我说，如果有可能把我留下来住在他们这儿，他会感到很高兴，同时他请我允许他向大家解释一下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了一会儿，大家就用本国语言谈论了一阵子，可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从他们的脸七我也看不出我的谈话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印象。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以后，那位先生对我说，他的朋友们和我的朋友（就是他自己，他认为这样说比较恰当），听了我关于长生不老的好处和快乐的一番宏论，都非常高兴。他们倒是很想详细地知道，如果我命中注定生下来是一个“斯特鲁布鲁格”，我究竟要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回答说，这样一个内容丰富、令人高兴的题目是很容易发挥的，特别对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常常喜欢设想，如果自己是一位国王、一位将军或是一位大贵族，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就现在这件事来说，我也曾作过全盘打算，如果我真能长生不老，我应该做些什么事，应该怎样度过这漫长的时间。

我说，如果我运气好，生下来就是一个“斯特鲁布鲁格”，那么我一旦了解了生与死的区别，发现



自己是幸福的以后，我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发家致富，只要勤俭节约、辛苦经营，我很可以希望在大约两百年以后成为王国最富有的人。再者，我从小就从事艺术和科学研究，总有一天我的学问会超过所有的人。最后，我要详细地记录公众的每一件重要活动和大事，大公无私地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把历代帝王大臣的性格刻划出来。我一定会把一切关于风俗、语言、服装、饮食和娱乐活动的变迁正确地记录下来。我有这么大的学问，我一定会成为知识、智慧的活宝库，一定会成为民族的先知。

六十岁以后我就不再结婚了，待人要慷慨，自己却要勤俭持家。我要培养、教导有希望的青年的心灵，运用自己的记忆、经验和观察，列举无数范例，使他们相信，在公私生活中，道德都是大有用处的，但是我自己经过精心选择的少数忠实朋友却一定是一帮长生不老的弟兄。我要从长辈和同辈中选出十二位朋友来。如果哪一位朋友没有产业，我就在我的产业附近给他准备一所舒适的住宅。我总要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进餐。至于你们这些凡人，我只肯跟少数几个难能可贵的人交往。时间一长我的心肠也就变硬了，你们死了我也就不会惋惜，以后





就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你们的后代。我就像一个人每年在花园里种上一些石竹和郁金香，他不会因为去年的花草已经枯萎而感到悲伤。

“斯特鲁布鲁格”一定会不断地跟我交流经验，各就观察所得，研究腐化怎样渐渐侵蚀世界的经过。我们要时时警告人类，教导人类，随时反对腐化；因为我们以身作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许足以阻止历代以来那种令人叹息的人性不断退化的趋势。

除此以外，亲眼看到许多帝国和小邦发生革命，上流和下流社会的变化，古老的城市化为废墟，无名的村庄一跃而为帝王的京城，该是多么令人高兴。我能看到著名的河流下降为浅水小溪；大海的一边变成旱地，另一边却被海水所淹没；许多现在还不知道的国家被人发现。野蛮民族侵入文明国家，而最野蛮的人却渐渐文明起来。我一定会看到黄经、永恒运动和万应灵药等等的发现，以及其他许多尽善尽美的发明。

在天文学上，我们会有多么奇妙的发现呀！我们活在世界上就能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观察彗星的运行和再现，以及日、月、星辰的运动变化。





我又从各方面发表了许多议论，长生不老的自然欲望和尘世的幸福使我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当我的话完了的时候，那位先生又把我的谈话内容翻译了一阵给别人听，接着他们就用本国话谈论了好一阵子，我的议论不时使他们大笑起来。后来，给我当翻译的那位先生才说了话，大家要他改正我的几点错误，我所以会犯这些错误是由于人类天性有着共同的缺点，因此我可以不负什么责任。这种“斯特鲁布鲁格”是他们国家特有的产儿，巴尔尼巴比和日本都没有这种人。他曾经做过驻巴尔尼巴比和日本的皇家大使，他发现这两大王国的人民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他先前向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惊讶，这也可以说明我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新奇、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在上面提到的两个王国居留的时候曾经和许多人谈过话，发现长生不老是人类普遍的愿望。一个人已经一条腿跨进了坟墓，一定会用力把另一条腿撑住。年老的人总还希望多活一天，而把死亡看作最大的不幸，天性随时都在鼓励着他要他躲开死亡。只有在拉格奈格这座岛上，求生的欲望却并不那么迫切，因为在他们的眼前时时有“斯特鲁布鲁格”作为殷鉴。





我所设想的生活方式是不合理的、不真实的，因为这要假定人的青春常在，永远健康，永远精力充沛。尽管一个人想入非非，也不会痴到这步田地，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能否永葆青春，永远幸福健康，而在于他在老年人一般所具有的各种不利条件下怎样才能度过漫长的一生。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这样坏的条件而长生不老，但是在日本和巴尔尼巴比这两个王国，他却发现人人都希望把死期推迟一些时间，越死得晚越好，同时他也很少听见有人愿意甘心死掉，除非他忍受不了极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请我告诉他，在我的旅行途中经过的国家和在我的本国，我是不是发现那些地方也普遍存在这种心理。



他的开场白一完，就开始告诉我关于“斯特鲁布鲁格”的详细情况。他说，他们在三十岁以前，一般说来，跟凡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三十岁以后他们渐渐忧郁、沮丧起来，一天天加深，一直到八十岁。这是他听他们自己亲口说的；不然的话，一个时代只有两三个长生不老的人降生，人数这样少是无法作出结论来的。他们活到八十岁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活到这么个岁数就算到了极点了），他



们不但具备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缺点和荒唐行为，并且还有许多别的缺点，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永远不死感到恐怖。他们不但性情顽固、暴躁、贪婪、沮丧、虚荣、多嘴，而且丝毫不讲友谊和情爱，即使有，顶多也只能对儿孙还有些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们的
主要情感。但是引起他们嫉妒的事情主要是年轻人的不道德行为和老年人的死亡。他们嫉妒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寻欢取乐的可能；同时当他们看到送葬的行列时，他们又惋惜、抱怨只有别人才能得到安息，而他们自己却永远不能希望得到。他们除了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得到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以外，就什么也不记得，而这一点点东西也是很不完全的，关于任何事实的真相或者细节，我们最好还是相信传统的说法，而不要相信他们的记忆。在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倒是那些年老昏聩、记忆全失的人。因为他们不像别人那样有许许多多恶习，所以他们还比较能受人怜悯和帮助。

如果一个“斯特鲁布鲁格”跟他的同类结婚，按照王国的恩典，等到夫妇二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人活到八十岁的时候，婚姻就可以解除。因为从法律观点来看，这种恩典极为合理，对一个要在世界上





永远活下去的无辜罪人，不应该再让他负担一个妻子，使他加倍感到痛苦。

他们年满八十岁，法律就认为他们已经死亡。他们的后嗣马上就可以继承他们的产业，只留给他们少量的金钱来维持生活，贫穷的则由公众来供养。此后，大家就认为他们不能再担任任何工作，他们既不能为公众谋福利，也不能令人信任，他们不能购买或者租赁土地，也不能出庭为任何民事刑事案件作证。甚至不能参加地界的勘定。

他们活到九十岁，头发、牙齿全部脱落，这时他们已经不能辨味，有什么就吃什么、喝什么，胃口不好，吃什么也不香。他们的常患病却经久不愈，病情不会加重也不见好转。他们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即使是至亲好友的姓名，他们也记不起来。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再也不能读书自娱，他们已经不能看完一个句子，看了后面忘了前面。这种缺陷使他们失去了唯一还可能有的乐趣。

这个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不断地变动着，一个时代的“斯特鲁布鲁格”不懂另一个时代的语言。他们活了两百岁以后也就不能跟邻近的凡人谈话了，

